

刊 業 土 焦

五路軍上密殲敵記

編主化真亢 輯之品



版出社刊週國民

ms
I 253.2
21

五路軍上密殲敵記

備主叢刊第三輯之九

目次

五路軍在上密		論公
上密前線散記		壽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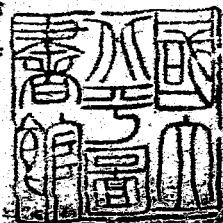
五路軍在上密

上密前線的炮戰，正在酣戰中，距前線不到×里的××旅部，周圍落了
三顆野炮彈。我們正圍坐在一間破舊的茅屋中，興味盎然地傾聽。賴旅長追敘他
河血戰的故事。

時間是一月廿五日起，迄二月六日止，明光鎮池河鎮桑家溝定遠城西二十



3 2338 2671 2



里店永康鎮等等，這一條線上，正展開着一連串激烈戰鬪。向來生長在南方的健兒，有的還赤腳草鞋，有的僅穿了短褲，在雨雲泥濘中依然與整個旅團聯合兵種的約有一萬名的敵人，艱苦地搏戰，縱然抵不住優勢火力的壓迫，但仍舊一貫的堅持着屢敗屢戰的強性，幾次在定境城郊的逆襲與反衝鋒，我軍已完全不用步槍霰彈，專用手榴彈刺刀去作肉搏戰，普通槍炮聲最密的時候，認為戰鬪最激烈，可是此次却有一點反常。往往槍炮聲沉寂的晚間，却是雙方持刺刀廝殺得最兇的時候。在施河鎮附近有一架敵機，被我們擊落，士兵們興奮得回顧一切，猛衝入敵軍陣地中去，大聲喊殺搶飛機，結果有一排我軍在敵陣中被密集的機關槍掃射得全部犧牲；第二排前仆後繼的再衝，終究給我們擊毀了兩輛爬行的坦克車，××兵具有最勇猛的衝鋒精神，在戰陣中誰都是有進無退的；敵人每一步的進展，總是化了相當的犧牲。查最壯烈的血戰是在老人倉，

我軍全連官兵爲了掩護退却，全部殉職。後來我軍得到增援，迴師反攻，才使敵人停滯不前進。此時我軍果然傷亡枕藉，可是敵軍也死傷過半。他認爲採取攻勢的運動戰，犧牲總比死守一地可以減少些，而且當我們迴師反攻時，總使敵人的士氣受到極大打擊。此後天氣將逐漸緩和，我們官兵都可以換上南方穿慣了的草鞋，步伐輕快的去反攻敵人，只要我們機動迅速，在運動戰中殲滅敵軍，並不是一件難做到的事。上饒這一地帶的高山，是蚌埠與壽縣間兵家必爭之地，我們現在的陣地是處在劣勢的低窪地帶，中間雖然隔了一條河溝，但河水淺得可以涉水而過，我們總想再度攻擊上饒，把這一帶控制淮北的高山佔領，要是能夠達到這一個目的，將使蚌埠的敵軍每晚都不能安枕。賴旅長是一個攻擊精神最旺盛的青年軍人，他那種果敢堅決的風度，與翁照垣將軍最相似。傍晚離旅部，在××晤×××軍軍長劉××，他娓娓不倦的談戰況，指著

詳明的軍用地圖，分析戰局今後的發展，聽了異常的奮感。劉軍長過去在南寧軍校任副校長，訓練千萬個軍隊的下層幹部，在這次抗戰中已有了輝煌的成績表現。他有儒將風度，態度是和藹謙遜，×××集團軍總司令部××氏，是北伐時代的名將，智勇兼備，對目前的戰局極有把握。他態度沉着堅定，北伐時他曾經親率鋼軍打到山海關，這次他說一定要殺到關外去，收回東北失地！在前線上與士兵談天，他們異常懇摯而堅決的說：「不把日寇驅出中國領土，我們決不回到××，難道死等在家裏做亡國奴嗎？不打勝仗，怎麼好回去見那些過去曾熱烈歡送我們出征的故鄉父老？」幾年來△△的軍訓，抗日救亡的意識，浸透在每一個士兵的腦海中。淮南戰線上歸來，使我們益信××之所謂××，決不是偶然的，經年積聚的埋頭苦幹，已在偉大的民族抗戰中，顯示了偉大的工作成果。

每一個士兵身上，你將找不出任何壞的風氣，因為這些兵士都是徵來的兵，雖然他們今天是戴上鋼盔，穿起軍服，拿了槍桿，在戰場上捍衛國土，可是他們仍然保持有最純正最天真的農民性格。譬如他們看見有些風紀較差的軍隊，滋擾老百姓，不但引為奇怪，而且常常要起來打抱不平。所以當他們與民衆相處時，非常融洽，絕無格格不入之勢。駐軍區域，老百姓不但不怕，且常常三五成羣的圍着士兵，問長問短，閑話家常。淮南民衆所認為最苦的，就是彼此方言不同，但仍然緩緩咬嚼着語詞來談天，做親密的朋友。最妙的是老百姓問他們：「你們是那裏的軍隊？」「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隊」，士兵總是那麼回答，老百姓的傳統心理，總是在那裏作祟，繼下去便要問：「你們是誰的軍隊？」士兵於是不厭其煩的答覆：「是你們的軍隊。因為我們身上穿的，每天吃的，背的槍桿子彈，一切都是你們的。」聽了這些話，鄉民們的嘴都笑得

開裂了，燒茶燒飯，硬要請這些戰士到家裏去享受誠意的招待。士兵們爲了遵守不得隨便闖入民家紀律，總是謝絕民衆的邀請，但到處常爲老百姓所包圍。當由駐防地區他調時，農民們總是成羣的歡送依戀，掉下了眼淚。行軍時，要是軍中的輸送兵病倒了，或者實在疲困得不能支持了，會有自告奮勇的農民幫助他們挑東西。照×軍的規定，到了一定的距離，總是要給錢的，老百姓們卻拒而不收。民衆幫助軍隊，軍隊愛護民衆，這種可喜的現象，在安徽地區內已經充分的表現了出來。平時殺人搶掠的土匪，只要說是××軍隊，他準會把搶去了的東西原璧歸趙，而且還要連聲道歉。×軍與各地紅槍會的情感極好，在共同抗敵的戰線上，軍隊與民間武裝組織聯繫，已一天一天的緊密起來，軍民關係之所以進步，是由於軍隊本身紀律之良好，與素質之優越。眼前軍民關係的良好，誠然還是消極方面居多，積極方面尚未臻理想的階段，但具備了這個

初步的基礎，今後祇要再改善政治，組織民衆，多多努力，不難達到「民軍一致抗戰」的目標，而使第×戰區做全國各戰區的模範。

合肥民衆是很純良的，地方政治之腐敗，並不能說民衆對國家情緒的低落，相反地，南京失守後，各地難民從合肥經過，其流亡之慘痛，與敵人之殘暴的傳述，已經大大教訓了合肥民衆，特別是滁縣全被定遠相繼失陷，合肥人的感觸更深切，他們深切認識到這回不比平常的戰爭，日本人不是對付中國那一種人，而是對付整個的中國人，不只抗戰是有關大家的事，而且逃亡不會有什麼根本妥善辦法，逃亡結果，只是痛苦的增加，最後終至於幻滅。因此許多民衆武裝起來自衛，定遠縣全撤，含山天長來安等縣民，經在民團紅槍會自衛隊等之下，紛紛組織起來，江蘇北部退到安徽來的武裝難民，也在這一帶活動。他們在各個交通路上任意的襲擊敵人，在和縣的西梁山游擊隊，曾打倒了維持

會，拿到敵人向維持會要東西的收條等件，所要的項目中有「淫婦」若干人。和縣的游擊隊一度攻過車站，全撤土匪和紅槍會等對於過境難民還有新辦法，凡願參加抗戰的壯丁可以留下，婦女則給資送往後方，如不然，則將行李沒收，「損作抗日」。二月廿五日某總司令的參謀長在合肥召地方武力代表開會，一致決議願和軍隊合作，但是必須有軍隊的指揮。合肥以東，津浦兩側各縣民衆武力，至少可組成十萬，某總司令已請某某委派幾個去作失去地區的縣長，領導民衆抗戰。游擊戰術在有正規軍作戰掩護之下，大家都隨時得到勝利，於是大家勝利的信心提高了，民衆打游擊，軍隊也喜歡打游擊，總司令部的特務營也去打游擊，某次幾十個特務弟兄，在某總司令鼓勵之下，化裝便衣出發，到了鄉間，老百姓就來打聽消息，知道是游擊隊去打日本，在池河定遠間的武裝民衆四五百人集合了，他們自動聽從軍官命令，聯合一致去作戰，果然在池

河定遠間公路上展開了埋伏的、偵察的、狙擊的、截擊的分配，敵人步騎混合大隊三四百人來了，三輛坦克車作後衛，前面騎兵和汽車尖兵，但是正面山頭上我們的槍響了，左側又發現我們的狙擊力量，敵人正要施行迂迴的老辦法，他們的背後却來了我們大部的軍民合作的隊伍，四面八方的攻擊，使敵人慌亂的退去，戰場下却遺留了幾十個敵人死亡的血跡，一位少佐被打死，身下的機密文件被我們得到不少，敵人送我們的新式武器，在剎那間就是幾十枝，而我們流彈打傷一位官長，民衆還是缺乏經驗，站在山上暴露目標，否則這回敵人吃的苦頭還要更大。前方的某某將軍，謹嚴寬厚，治軍待民，始終溫和可親，出街不帶衛士，警報不停工作，上海戰爭中，在這樣猛烈的砲火下，他常到第一線觀戰，士兵們說：「總司令都不怕死，我們還怕甚麼？」有一次敵人飛機似乎得到漢奸報告，大炸他的司令部，四週的房屋全炸壞了，有人勸他避一

避，他屹然不動的說：「不要緊，我們沒有做虧心的事，不必顧慮的。」有人又說：「炸彈可沒有眼睛！」他說：「縱然犧牲了，爲國家而死，也是值得的。」他的助手某副軍長，更是資兼文武，他對軍事除認爲作戰方法，應注重機動性而外，對於與軍事有關聯的政治條件之改善，他尤斤斤置意。很幸捷地，在前方會到掩護滬杭路大軍退却的某某團長，這位短小精悍的青年軍官，率領三千之衆，在敵情不明，指揮不靈，國防工事無着的情形下，孤軍以當乘勝的敵軍於宜興，在萬分危險之中，他常以奇兵抄襲敵人的後路。壹次抄至砲兵陣地，敵人棄炮而逃，以後節節敗退，常陷入前後敵人追兵夾攻中。他在萬分無辦法中，總是選隊反攻，必擊潰敵人，而後從容以去。當他翻西湖附近天竺山，請和尙帶路，退至富陽錢塘江邊時，船隻已被全數帶至南岸，後面追兵大至，而所部自宜興與抗戰至今已有壹週以上之苦戰，傷亡過半，不得已，分別泗

錢塘江而過。回憶當時奮戰，猶如昨日。他認為戰爭不能完全忽視物質的威力，而貴在能避鋒就鈍。因此他主張我們在正面死拚的，同時，卽時要展開側面的對敵攻擊，使敵人無法發揮正面攻擊的威力。他最後知道，整個作戰方針，決以運動戰為主，而以陣地戰和游擊戰爲輔。他是非常興奮的！二十七日黎明，我們大批轟炸機經合肥上空去炸津浦沿線的敵軍，民間事先不能得預報，許多人嚇得不得了，後來知道了真正消息。大家又高興得了不得。我機去後，敵機的警報來了，我們在警報聲中，離開合肥。我們前面的一部汽車，被敵機追了壹陣，幸而沒有傷亡，這輛車僥倖沒有被照顧，壽縣當淮肥兩水要衝，在歷史上是兵家必爭之地，今天已成爲皖北戰爭中的軍事要地，距離上窰對岸的前線，不到百里，砲聲隱約可聞，而敵機的騷擾，幾乎每天都光臨，大家習以爲常，地方秩序反異常鎮定。

廿五晨早，記者搭車馳往前線。出北門里許，即爲八公山，古時名將謝玄，曾擊潰符堅的軍隊於此。相傳八公山下，草木皆兵，是有名的古戰場，山勢險要，屏障了那座壽州城。沿途見民衆與軍隊，大家勤做工事，緊密的團結，將無數鄉村，建立堅強的堡壘，這真是印證了壽縣城牆上的大字標語：「抗戰最後勝負的中心，是在全國鄉村。」走了××里，抵田家巷，這裏是淮南鐵路的終點，地處淮河，在平時又是水陸交通的樞紐，附近有大通煤礦，現在已經停止生產，這條初次見面的淮南鐵路，也因軍事關係，破壞得只剩×里，我們的國家，過去沒有建立國防，這次把我們打出了許多新的覺悟來。當地，每天飽聆戰爭的音樂節奏——炮聲，但軍隊與民衆仍是滿街擁擠，市面非常熱鬧，健兒馳騁在南北戰場上，打了半年多仗，每個士兵心理上都打出了一個「不怕敵人」的樂觀。民衆因軍隊紀律良好，大家說這樣好的軍隊不打勝

仗，將沒有天理。所以就是原來逃散在四鄉的都重新回家，協助軍隊，來共同抗敵。×××軍政訓處所貼的抗戰壁報，比標語更能吸引老百姓閱讀，因為這上面有大家要急需知道的抗戰新聞。前方最感缺乏的，是書報和雜誌，記者在前方每一次碰到的武裝同志，他們總是熱切的要求看報看雜誌，他們轉戰於津浦兩段，數月來未曾讀到武漢的任何報紙，他們平時知道的，只是自己担任的戰地上局部消息，其他各戰區及國內國際等等，什麼全茫然。如果我們能迅速的使前方將士瞭解後方民氣的激昂，定能增強前線幾十萬戰士的士氣。每次武裝同志們向我提起這問題，總是使我萬分愧疚。由田家巷再前進，距火線祇××里，敵軍所盤據的上窖，是居高臨下的山地，形勢優越，而我軍只是和上窖隔了一條狹狹的灰溝而對峙。敵軍連日實行「火力搜索」，每天發砲轟擊，今天從晨間到現在，已打了一百多砲，砲彈落在洛河鎮上的有好幾十。為避免敵

軍砲火的目標，我們在行抵距洛河十里許時，卽下車步行，砲彈掠空而過的隆隆聲，響個不停。這天的砲擊，曾死傷我們的軍民二十人，敵人發的都是十生的加農砲。從上窯到鳳陽間的公路上，敵軍每天有二十多輛汽車往來運輸。目前已迫近敵人將大舉西犯的時期，與上窯對峙着的我軍前哨，每天沉着扼守住陣地，每晚則出擾襲敵軍接戰。敵軍除發轟與飛機炸而外，步兵始終不敢進犯。好幾次晚上我們以迅雷不掩耳的方式，集中於一地，向敵陣轟射，敵軍都很恐懼的躲藏在上窯與外窯的後山，不敢動作。本月十一日，正當敵軍渡淮河，向北岸進攻，我軍曾分三路向敵人側背猛攻，一路曾將上窯敵軍包圍兩晝夜，當時敵軍只有二三百人，在上窯孟蘭廟中的敵人八十，完全給我軍密集手榴彈所殲滅。兩晝夜的激戰，敵人消滅得只剩二三十人，後來過淮河的敵軍主力，急急南調增援，始解上窯之圍。淮南戰場我軍的出擊，以這次上窯之役爲

最猛烈。而且在這一次戰事中，充分發揮了某某軍隊的攻擊精神，奠定了運動戰的勝利基礎，造成了抗戰現階段劃時期的戰略，反攻的新轉機。一直到今天，士兵們談起「出擊」都萬分興奮，誰都要躍躍欲試，每次夜襲總是滿載而歸。據士兵們說「你怕死，是××人認為最難堪的侮辱！」而且從作戰到現在，全體官兵沒有一個佩服敵軍的作戰能力，這與一般唯武器論者，認為敵軍優越兵器爲了不得，恰恰極端相反。士氣的奮發，將使今後之津浦戰局爲之全線改觀。前幾天，侵略者在明光開了一次陣亡官兵的追悼會，敵旅團長曾公開承認在津浦線西側，遭遇我們最頑強的攻擊，死亡達二千人。敵軍在津浦南段者，係近衛師團、第十二師團、及二零六師團，都算是日本精銳的常備軍，這次却碰到我們最有力的痛擊，弄得進退維谷的境地，這是他們連夢想也想不到。

敵軍佔領蚌埠、鳳陽、懷遠，對我們同胞的燒殺姦淫，更超過以往。在江南作戰時的程度。據蚌埠逃出的難民談，敵人佔了蚌埠，把所有未曾逃出的婦女，都捉來緊閉一室中，就是逃藏在天主教堂裏的也絕無倖免。敵軍每到一地，公然寫條字要漢奸的維持會徵發幾百的「淫婦」，稱我們的婦女皆謂淫婦，已是侮辱到了頂點，壯丁則強迫做種種苦役，做完工作，仍不免慘殺。敵軍的姦淫，公然在大街上舉行，而且把牆屋子的婦女都脫得赤裸裸地，還要強迫婦女們自己的親屬，去眼睜睜地觀看敵軍的獸行。三羊舖是蚌埠以南的一個小村落，該村的聯保主任名陳智堂，他的母親已經六十歲，因為年齡已老，不願隨家屬到附近山中躲避，敵軍過境，有四個敵軍闖進去輪姦，而且姦後還以刺刀挖掉了一隻眼睛，當陳智堂闖家回村時，瘋狂得幾乎要自殺，這位老嫗在最後臨終時，涕泣向他的兒子叮嚀：「是我的兒子，該為我報仇啊！」陳智堂受了

這樣大的打擊，就號召全村的人民，都拿起槍桿來當游擊隊去了。皖北民風本來極强悍，紅槍會本來極普遍，因敵人到處姦淫擄殺，到處殺掉農民耕牛，再也不能忍受，拿起刀槍梭鏢，漫山遍野的打游擊戰，要取敵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清算這一篇血肉模糊的血帳。正規軍與民衆自發組織的游擊隊，在最近幾次戰鬥中，已能配合動作，今後皖西的敵軍，將愈加疲憊了。在最前線的旅長賴××，及×××副軍長覃××都是×軍中以悍勇著稱的猛將，他們過去在池河血戰中，曾經屢摧強敵，使敵軍遭受最大的損傷。他們一談起採取積極攻勢的運動戰略，都興高彩烈，認為過去的敵人，滿以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但時至今日，我軍也已經能變從前的戰略，在勇猛的攻擊中，重重給予敵人以打擊了。（二月二八日詒寄自田家莊前綫）

上 案 前 線 散 記

香 草

一、戰鬥的春天

前進——

我們的大卡車在崎嶇的公路上，勇猛地前進着到前線去。

壽縣的縣城，已經被一些崗丘遮沒了，在我們的周圍，是廣闊的淮上平原。在我們的前面，是向戰爭去的路。

二月的淮上平原，是一個絕大的荒漠。在這裏，樹林是非常稀罕的；只有一些破舊的貧困的村落，散在地上，遠遠地看去，像是一羣羣狼狽的難民。

前進——

在前面，戰爭正在進行着。

初春的風，從前面刮來，但卻沒有絲毫血腥的氣味，這樣的風，是清涼的、爽適的、飄忽的，從原野到原野，像是蘇醒了的大地的吹息，拂在我們的臉上、髮上，使我們感受到新生的喜悅。

於是，我們同車的第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工作團裏一位張姓小姑娘，開始她清脆的嗓子唱起了歌，接著便是全車上人們的合唱：「向前走，別退後，驕壯已到最後關頭……」大卡車在勇猛地前進着，將我們這一羣——中國底兒女們——的歌聲，撒遍了廣漠的中國的原野。

前進——

一羣羣的人，一羣羣的人，在原野上工作着。

那些人，有的是穿着藍土布衣服的當地民衆，有的是穿草綠色軍裝的第五路軍的士兵，他們會合在一起，正在建築防禦工事。

淮上的健兒與西南的戰士結合起來，形成了我們血肉的國防線。

二月，原野的顏色已由純黃而變成草綠色，正如同我們士兵們的服裝。第五路軍的弟兄和當地的民衆們經過了一冬的苦鬭，現在——是春天了。

這是春天。可是，今年的春天却是戰鬥的春天，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不願做亡國奴隸的人們，正在高舉着手臂，歡迎着你——戰鬥的春天，是的，我們要爭取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成為我們民族革命的春天，讓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能掙脫過一世紀的冬天的命運而復興，而欣欣向榮！

前進——

我們的大卡車在崎嶇的公路上勇猛地前進着，到前線去！

一一、田家庵素素貓

我們到達了田家庵。

最初的一瞥——

黯淡的日光、沉寂的街、三三兩兩的士兵、被炸毀了的车站、沒有人的房屋、三個傷兵……一切一切的，都是呈現着戰區裏悽慘的情調。我們下了車，轉了一個彎。

這裏是熱鬧的街市，熙熙攘攘地擁擠着——老百姓與士兵。

商店多半都已經關門歇業，有些連門板也沒有，空空如也，從街上可以一直看到裏面去。但是在街上却擺滿了小攤子，出賣各種日常需要的貨物——如像米、粉絲、蔬菜、猪肉，……另外還有些賣零食部——綠豆丸子、煮山芋——一類吃的東西，他們的顧客，全都是「丟那媽」的士兵。士兵對小販子很客氣，小販子對士兵也很客氣，士兵從不還價，小販子也非常公道，有時一兩個大子的東西便不肯收錢，但士兵也決不肯揩油。雖然他們在言語上互相隔

閱，但彼此都和顏悅色地打手式，來彌補言語的缺欠。

穿過了兩街條，我們到了住所——這是第××軍軍部替我們預備好了的。

這是一家酒棧，有座小小的樓，面對着淮河，我們便住在這小樓上。

靜靜的淮河。

黃昏時，淮河的水面上浮動着寂寞而悵鬱的光輝；好些船，停泊在水上，高高的桅桿，一排排地樹立在蒼茫的晚空中。

在渡口，有幾隻小划子，正在忙着擺渡——鎮上的人，多半都搬到對岸去了，他們白天裏過河到田家庵這邊來做買賣，晚上便回到河那邊去。

淮河的兩岸，是無邊的無邊的平野，曠達而遼漠，如像是一個躺着的巨人。一叢叢的村落，和着一叢叢的楊柳樹，疏荒地散在平野上——這正是有着

悠久的歷史的淮上健兒的家鄉啊！

這時日頭已沉沒於大地的邊沿，平野上浮起了迷離而渺茫的暮色，淮河的水面也漸漸地暗下去。

啊，中國的淮河，露西亞的伏爾迦。

向着陰暗的彼方，淮河在靜靜地流着流着……

那邊，夜戰的砲聲開始在隆隆地響着，從河面上傳來。

三二、第一線上

我們走在曠野的大道上。

旭日初昇的二月的曠野，是一片迷濛的渺茫。我的前面，是長長的部隊，前進着，前進着！無數的銅盔爐染着晨曦，搖颯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槍刺聲、洋磁碗聲、沙沙的腳步聲，消散於大地的廣漠中。

曠野裏的晨風，吹在每個人的臉上，清涼而爽適，使得人們的精神更加地奮發，更加地抖擻。

到國防線去！

在斷續的砲聲中，我們跨出築有堅固工事的第二線，再經過一個大的集鎮——洛河街，在前面，是沒有人煙的廣大平野。

這便是第二線。

砲聲停息了。平野上，是死去了一般地沉寂；一些破爛的村落立和平野上，沒有人跡，沒有炊煙，在這裏，在那邊，凸起着，好些掩蓋，散佈着好些壕溝；在掩蓋與壕溝裏潛伏着我們的戰士。

這裏的土地留下了好些砲彈炸成的土坑，坑裏的土，全是被燒得烏黑，焦糊。

我們散開了，我，一個人，在這荒漠的戰場上，向前走去。

走了一會，已經接近了前哨線。我便下到交通壕裏，向着中央方面走去。走完了^一一段壕溝，又是一段壕溝。

最後，到達了砲兵觀測所。

那裏的戰士們似乎很悠閑，有的還在看小說。我取出了名片，會見了他們的兩位官長，一位是砲×團第×營第×連連長楊振傑，一位是這連的觀測官陳嘉岩。他對我解說了一些砲戰的技術，並且告訴我最近這線上的戰況，他們說，我們這裏距離敵佔領的上窖只有六千米遠，野砲的射程便可以達到，近來兩方面隔河相峙，時常砲戰。同時他們告訴我，二月十一日的夜間，我軍曾渡河夜襲，將那邊的敵人包圍起來，解決了不少，後來敵人援軍趕到，我們才退回原防。昨天夜晚（二十日）敵百餘人由新城口偷渡，一度攻入我方哨線，但終

於被我們將他驅逐回到那邊去了。

說着，說着，那邊發過來五六砲，彈片從我們頭上飛過，落在不遠的村莊上。

我用遠望鏡看去，可以看見灰濛的對岸有一隊敵人的騎兵由山坡上衝向河邊，似乎有企圖渡河的模樣。而在河這邊，我們保衛國土的第五路軍的弟兄們，正散在兵壕裏瞄準着槍，向着對岸。

一陣槍砲聲，接着又恢復了沉寂。

這時，我告別了前線戰士，踏着夕陽，從薄暮的戰場上歸來。

四，「槍斃漢奸」

二十二日的下午，在田家庵聯保辦公處門前的廣場上，擠滿了人，在人羣的中央留下了一塊空地——這便是劇場。

第十一集團軍政訓處救亡工作團，正在那裏演劇，第一齣戲是演「放下你的鞭子」，他們的鑼鼓聲引來了許多人，使得周圍「人的牆壁」更加地厚起來。那位香姐張桂蘭女士，真的有一身好工夫，說練便練，又是「跌叉」又是「獅子翻子」又是……弄得所有的觀眾，全都以為真的是一位江湖小姑娘。

第二齣戲是演「九一八以來」，雖然這是象徵的劇，但觀眾都很感動；最後那兇暴的「日本」被我們打倒了的時候，滿場的觀眾全都吶喊起來：「打倒日本強盜」！

那天，最有意思的是第三齣戲——「槍斃漢奸」。

扮軍官的，真的是一位第五路軍的軍官——第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的科長黎炳松先生，用不着化粧，說的也就是一般第五路軍軍官所說的廣西官話，在觀眾看來，這並不是演劇，這真是的，真的。

說着，從後面拖出了一位漢奸來。

軍官將漢奸的情形訊問明白以後，便問周圍的觀眾要怎樣處理這漢奸。混在觀眾裏做「效果」的人，便高喊要「槍斃」，一般的觀眾也同樣喊起來：

「槍斃」！

「槍斃」！

於是，軍官便決定要槍斃這漢奸。正在這時候，從觀眾裏擠出了一位士兵，手指扣着駁亮槍，闖到劇場上：

「丟那媽！我來……我來槍斃你……你……你這個漢奸……」

這位士兵忘記了這是演劇，真地要來盡這個痛快的任務。幸而他被人攔住，經人說明這是假的，他才覺悟過來，他一面退回觀眾的羣中去，一面嘴裏在咕嚕。

「丟那媽的，你莫該演得像個真的漢奸拉」。

演完了戲之後，日頭已經下山，廣場上的人們，帶着興奮的情緒，向着各處散去。

我等着工作困的同志們在聯保公處裏收拾好道具服裝，剛打算走，忽然外面蜂擁進一羣農民，在那羣裏的中間，有一個衣服狼狽地痞模樣的人。

從農民中間推出了代表，向聯保處報告：這個人，大有漢奸的嫌疑，他在車站附近盤旋了好久，並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個大銅錢。說着，這位農民的代表便取出了一個用白布包裹着的大銅錢，那個地痞模樣的人，垂下了頭，顯出極難堪的表情。

經過一番盤問以後，聯保處打電話通知駐在田家庵的第××軍部請那邊引渡過去處理。這時，我們才離開了這聯保處，向我們的住所歸去。在薄暮的

陰暗中我們這一羣，全都是帶着緩滯的步伐，守着茫然的茫然的沉默。

最後，是誰在說：

「今天的戲，真的是成功了！」

接着，從陰暗中爆發了一陣強烈歡笑聲。

五、死去了的礦山

淮南鐵路已是破壞了，但還剩下一段短短的尾巴——由田家庵至九龍崗去。

九龍崗，是淮南煤礦的礦山。

我已經有半年不曾乘過火車，現在來到前線上倒有乘火車的機遇，這真是難得的事。火車前進着，一種新的刺激，使我不禁地生出愉快而又苦惱的感慨。

經過大通煤礦時，火車小小地停留了一下，再一會，便到達了九龍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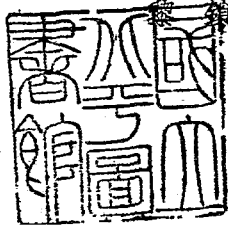
下了車，在我的面前，展開着淮南煤礦礦山的全景——縱橫地交織着的鐵

道，鐵道上一列列的煤車，再過去是一片櫛比連綿的廠屋，在一些銳角的銳角的平方形的屋頂上，矗立着煙突，蓄水池，天橋……這正是一幅現代產業之雄偉的壁畫。

它——淮南煤礦礦山，雖然是已經停止了生產，沒有往昔的機械的脈搏與勞動的騷擾，但是它，仍然是偉大的，雄壯的，如像是負傷的獸，沉默地蹲着，潛藏着野性的仇恨。

我到了廠門口找着了門崗，請他引路，走了好久，才達到了總辦公室，在那裏，我會見了尚未離廠的幾位負責人——如副局長胡衛中，事務股股長謝壽英，車務段長黃道生，執務段長熊大慶等幾位先生，我們談起了淮南煤礦與鐵路過去與現在，在過去的六年間經過了張唐程等幾位先生艱苦地努力，才完成了今日的規模。煤礦方面，九龍崗礦區有東西二廠，已開鑿了五個煤井，

洞山區也鑽了兩個煤井，另外還有上窯，新城口長山等三礦區還未開採，每日產煤一千八百噸，計每月產煤五萬四千餘噸，每年可產煤五八五，〇〇〇噸，而所出的煤，是高焰煤，質素很好，極適合於燃燒汽鍋或製造煤汽。鐵路方面，淮南路由田家庵至裕溪口共有二百餘公里，經過懷遠、壽縣、合肥、巢縣、含山、和縣等皖中六縣的地帶，貫通了皖南與皖北的交通。目下受了戰事的影響，煤礦已經停頓，鐵路更是破壞殆盡，兩方面的工人共達萬人，現在只留下九十人，原有一千職員，現在也只剩有十五人。說到損失，當然是相當浩大。談到這裏大家都不免有些感慨，但是我們對於淮南煤礦與鐵路的未來却抱着樂觀期望，我們一致地相信，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們粉碎了外來侵略的鐵鍊，那時，在我們自由獨立而幸福的新中國上，當會昇起民族工業之燦爛的朝陽。



亢眞化主編
焦土叢刊第三輯

桂兵佳話

第五戰區見聞記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東戰場上的五路軍

津浦綫上

台兒莊

第五戰區的抗戰青年軍團

李宗仁將軍指揮下淮河大戰

五路軍上竄殲敵記

廣西空軍在抗戰中

品之輯

西敏輯

程山輯

枕畫輯

西敏輯

枕畫輯

馬俊廷輯

程山輯

品之輯

梁上燕輯

民團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土叢刊第三輯之九
五路軍上客殲敵記
品之輯

必翻
究印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

所版
有權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國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寶甯 亢真化 梁上燕 民國週刊社

社址廣州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三十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三四號

82
62/630
(1)



SKBC
IG
[253.2
21